



对于我们这些成长于大街小巷的市民而言,它是居家生活的食品,是一份亲情的联结。它将我们家人之间的爱意凝聚成一份份温暖的涟漪,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精彩。

## 油条的人间烟火气

□王文咏

清晨,路边的小摊位边上常有着长长的排队队伍,等待着那一份美味——油条。金黄色的条形食品,油条的外表下裹着松软,口感温软软的面皮,热气腾腾,香气扑鼻。

夹着油条的人们,带着早晨阳光满满的热情,咀嚼着这金黄油亮的美食,像是在品味着幸福的日子。有的人直接嚼着豆浆沾着嘴巴里狂咬下去的油条,有的则是慢慢地拨拉着面皮,感受着那温柔的质感。

不能不说,油条这个日常早餐的简单和平凡,令人在唇齿留香中品味着幸福感。油条,是中国早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,那种特别的滋味,豆浆加上喷香的油条,会让人沉浸在美食的快感之中,无比美好和舒适,也是内在优雅和随意如风。

每个人的口味不同,但是油条那看似单一的味道却丰富得令人惊叹。我想,油条之所以成为

早餐的代表,不仅仅因为它的便宜和好吃,更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幸福感、亲切感和人情味。

在很多人的记忆里,大都羡慕着家里会炸油条的大妈,脆皮口感、外酥里嫩、颜色金黄……远远地站在油条摊前,都会闻到香味,令人口水直流。它似乎带给我们一个家的感觉,勾起那份童年的憧憬和回忆。小时候街头有一个油条摊,别看这个摊子不大,却是正儿八经的国营企业,在当时可是让很多人羡慕的。油条现做现卖,一个师傅将发酵好的面团迅速切成细长条,两个面团叠在一起,用筷子摁一下,再用手轻轻一转,往油锅里一放,油条就在高温的作用下膨胀成金黄色,发出诱人的香气。油条摊前总是排了很多人,限量供应,而且不是每个家庭每天都能享受得起的。父亲偶尔为了改善一下全家人的伙食,才会去买油条。现在街上有许多的油条摊,但并不是专门卖

油条的,还有各式各样的早点,满足不同口味和需求的客人。油条属于油炸食物,一些老年人胃纳不佳,不宜多吃。我的父亲是爱吃油条的,可是现在由于年纪大了,牙口不太好,父亲就把油条撕开放在碗里,用开水浸泡一会儿,整个碗里立刻油花四溅,每次都看父亲吃得津津有味,最后连汤都不剩一点。

油条的美味不仅让我们的味蕾享受着,同时也是一种美食文化、一种感情的寄托。对于我们这些成长于大街小巷的市民而言,它是居家生活的食品,是一份亲情的联结。它将我们家人之间的爱意凝聚成一份份温暖的涟漪,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精彩。

在琳琅满目的食品中,油条确属平凡,但它始终透着人间烟火气息,就让油条的香味,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,让它伴随我们一生,为我们带来快乐和幸福。

## 河流、瓜地、萤火虫

□曹春雷

对村里的孩子们来说,一年四季,只有夏日的河流最有亲近感。其他季节,河流始终以冷冰冰的姿态示人,特别是冬季,更是以冰层为铠甲,将自己严密地包裹起来。在夏日,河流破例打开自己,允许孩子们走进它的怀抱,并给予其贴身的润泽,馈赠其一夏的凉爽。

以前,在夏日,村庄里的孩子们,特别是男孩子,谁不会把自己大半天的时间交付给河流,以对抗酷热呢。母亲们不必担心安全问题,这样的河流,通常绕村而过,不大,河水不深,顶多及孩子的膝盖,这要比去水库安全多了。

但如果孩子们在河里贪玩太久,耽误了吃饭,羊草牛草未割回来,让牛羊在圈里大声叫着,一个劲“抗议”,那母亲们就会生气了,气冲冲到河边,顺手折根柳条儿,挽起裤腿来,踩水到河里,找准自家那个“光屁股”,骂着,高高举起柳条,却又轻轻落下去。

一个孩子学游泳,是无师自通的。天天在水里扑腾,慢慢就会了。狗刨式,看上去有点笨拙,不大美观,但游得挺快。

河边有瓜地,种着甜瓜、西瓜。是沙壤土,种出来的瓜也都是沙瓤的,脆、甜。吃西瓜不用刀,用手轻轻一砸,便分裂开来,抱起一块,大口吃就是了。不必担心满嘴满下巴的瓜汁,吃完后到河边捧起水来洗洗就是了。

看瓜人对河里游泳的孩子特别警惕,有时他们会顶着一片荷叶,或者柳叶编的帽子,匍匐过来,趁自己打盹的工夫偷瓜。大部分时候,孩子们不能得逞,往往功亏一篑,小手刚刚摸到瓜,一双大脚赫然出现在眼前。顺着裤腿望上去,是看瓜人黝黑的不怒自威的脸。是要接受惩罚的,那就是陪着瓜人看瓜,有时会被逮到獾和刺猬趁着月色来偷瓜。刺猬偷瓜很有意思,将瓜茎咬断,直立起来,滚着瓜跑。看瓜是有奖赏的,总能吃到地里最甜的那个瓜。

萤火虫贴着瓜地飞,明明灭灭,就像流动的绿宝石。在瓜棚里,点着蚊草绳眯一觉,醒来后迷迷糊糊,看到萤火虫,就以为是星星掉在瓜地了。河流旁的草丛里,萤火虫最多,一只又一只,飞起飞落,那荧光,把河水都染绿了。

直到现在,我还常做一个梦:在瓜棚里,我抱着一个大西瓜在啃,旁边的河水在月光里闪闪发亮,萤火虫漫天飞舞,就像童话里的世界那样美。

## 和猫说话的母亲

□陈振林

一道的花纹。每只猫,不过三五天,和母亲的关系就会变得亲密无间。有的猫儿特别有灵性。母亲去田里干农活,猫儿也会跟去了去然后它再回家;等到傍晚时,猫儿会准时到田地里去接母亲。也有的猫儿有些懒惰,母亲就一笑:“这个家伙,这么懒,是不是我们家里出了个懒小子哦……”

那些猫们,大多因老病而去。每只猫死时,母亲就觉得像少了一个伙伴,她会叹息好几天。

母亲不只和猫说话,也和家里喂养的鸡鸭们说话。清早,母亲打开鸡笼门,说一声:“你们出去玩吧。”那些鸡们鸭们就伸长脖子抖抖羽毛,走到了禾场。待到黄昏,母亲就会叫几声“回来啦,上笼啦”,那些鸡们鸭们就回来了,围着母亲要吃的。母亲不停地将手中的秕谷撒开,力争让每只鸡鸭都能吃到。她的口中也不停地说:“吃吧吃吧,让你们吃得饱……”

母亲即使是见到只老鼠,看到它疾行而去的身影,也会笑着说一声:“你怎么又跑出来了……”

有人说,喂养小动物的人内心里可能孤独。但我细心观察过母亲,她常和村里人交谈,和我们交流,内心里并不孤独。我觉得,她和那些猫们、鸡们、鸭们说话时,是最真实而无拘束的放松状态。

我喜欢听母亲和猫说话,听母亲和鸡们鸭们唠家常,那是她最幸福的时刻,是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表达。

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